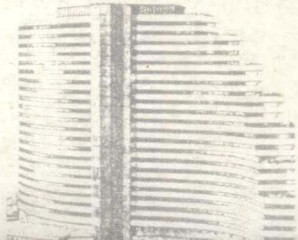


海派文学丛书

百家出版社



海派文学

繁荣昌盛

海派文学繁荣
王个移书于二〇〇八年

名誉主编：茹志鹃

主 编：阿 章

副主编：树 葵

封面题字：王个移

海派作品 海派风格 海味浓郁
独树一帜 独具慧眼 独运匠心
描今绘古 喜见乐闻 雅俗共赏

第二集

目 录

- 关于海派文学的断想 蒋星煜(275)
努力画出当代上海人的灵魂 陈 诏(278)
流风余韵录:情有独钟唐大郎 秦绿枝(281)

· 纪实小说 ·

污染的“乐土” 树 菜文 谢春彦图 王个簪字(4)

在这块方圆仅几十平方公里的“沪西越界筑路”上,聚集着无法计数的赌台、花会筒、妓院、舞厅、夜总会、燕子窠、“售吸所”……在这里还有使人谈虎色变的“极司非而路76号”魔窟,汉奸头子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的“官邸”,赌、黄、毒和日伪特务的枪杆、刺刀交织成了一幅黑暗恐怖的图景。无怪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把这里称为“Bad Land”(歹土)……

作者生长在这块“歹土”上,以翔实和细腻的笔法,描述了现已鲜为人知的旧事。

劫机夺钞案 姜龙飞文 颜志贤图(45)

抗战胜利后,一架国民党的运输机满载12亿法币,在南京—上海航线上飞行。面对这笔折合59万美元的巨款,一场阴谋劫机事件发生了。

曾荣立抗日战功的空军英雄,今天变成了另一种“英雄”;随机押运的银行稽查处特派员转眼成为恶魔。于是,双方在半空中展开了生死搏斗。一刹时,钞票撒落如雪片……

神圣怪诞 边震遐(73)

· 风情小说 ·

痴情看摊妹 朱玉琪文 涧 松图(80)

她是八十年代的新女性。在她年华芳菲的少女时代,淀山湖的险波恶浪把她卷走。绝处逢生,一位潇洒、英俊的青

年男子救了她。她向他献上了爱，献上了最宝贵、最纯洁的一切。无情岁月剥蚀了对方的金装和油彩。她痛苦地发现：她的白马王子原来竟是蹂躏妇女并借妇女美色敛财的“拆白党”、新式高衙内、时装西门庆。她大梦初醒，肠断心碎。然而，茫茫大地，何处是归宿……

蟋蟀豪赌 邱伟鸣文 王白水图 蒋竹平字(151)

蟋蟀，上海人简称“虫”。蟋蟀迷即“虫痴”。“虫痴”爱虫如命，他们花大钱请“虫师”，培育狠斗名虫，用来赌博。他们一掷千金，甚至以房产作赌注，毫无吝色。

时至今日，一场虫斗，无名小卒的小虫居然斗败良种名虫，使“虫痴”倾家荡产，大惊失色，百思莫解。读者读完此文，便知其中奥妙。全文题材新颖，人物形象鲜明，充满上海地方特色，读后回味无穷。

· 民国海派小说精选 ·

歇浦潮我见

吴承惠(270)

十里洋场行骗记 (《歇浦潮》精选)

(204)

民国初年，上海社会的众生相，中上层人物的家庭秘闻，五光十色，离奇古怪。这里有失意的小官僚，为了巴结从北京来上海避祸的内阁总长的公子，把他请到家中，不惜献上娇妻；有湖南土财主踏进十里洋场，连连受“仙人跳”和妓女“恣浴”之骗；有算命瞎子，成日计算别人，却因好色贪财，反受美妇人之骗……在作者笔下，魑魅魍魉，一一现形。

责任编辑：汪文郁

本集发稿编辑：黄志远 舒孝明 张方晦

美术编辑：谢春彦

封面装帧：

编辑 《海派文学》编委会 国内总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地址 上海市巨鹿路675号 总代理 上海出版服务公司

出版 百家出版社 印刷 上海新华印刷厂

ISBN7-900000-50-X/I·12

定价：2.70元

“上海的报”

王个簪题字



树菜文

王个簪题字

谢春彦图

题 记

约莫半个世纪之前在上海居住过的人，大概还会记得当时有一份叫《大美晚报》的报纸。每天黄昏时分，在市区的不少街巷里都能听到报童们拉着腔调的叫卖声：“大美夜报，夜饭吃饱，早点困觉……”久而久之，这叫卖声变成了首流行儿歌，现年五十以上的上海市民中，大概有不少人曾经仿效着那个腔调给那张晚报充当过义务广告员的。

虽然《大美晚报》的名声传遍了市区的各个角落，但它所真正拥有的读者却并不多，因为这是份英文报纸，英文名称是Shanghai Evening Post。除掉那些在上海的英美侨民读者外，中国读者主要是知识阶层中人。报馆开设在法租界的爱多亚路天主堂街口上。发行人是美国侨民高尔德(Gould)，但经理、主笔和一些主要编辑都是中国人。发行量最高的时候达到日销四万多份，那是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事变”那段上海的“孤岛”时期之内。当时一些中国人办的报馆虽然都开设在租界里，但慑于日伪特务的恐吓和暴力，对那些较为敏感的新闻虽不至噤若寒蝉，但在报道和评论所持的态度都是有所保留的。而《大美晚报》则依凭着那块外国招牌，对某些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直言不讳，因此销数亦随之剧增。——但即使是那块外国招牌也并没有起到护符的作用，其中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也

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①

“歹土”这说法便是在这段时间里由《大美晚报》率先提出的。从1939年初起，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和由他们豢养的汉奸特务的势力便伸入了静安寺以西的沪西“越界筑路”^②地区，并且迅速扩展，不到半年时间，在这块方圆不足40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形形色色的淫窟、赌场、毒窠，像阴湿沼地上的毒菌那样遍处滋生，再加上随着汪伪特工机关“七十六号”的出现而带来的那些凶杀、抢劫、绑票、敲诈，生生地把这片土地搞成了个魑魅世界……

1939年8月，由日本占领军当局导演的汪记“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里开锣上演。《大美晚报》当即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这场沐猴而冠的丑剧痛加抨击，同时还对汪伪势力在沪西“越界筑路”上所干的种种勾当进行了揭露。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之后，文章作者对这块土地的现状作了个结论性的看法：“It is a bad land.”

“Bad land”，的确是那篇文章作者对这片土地的现状所作的一个精辟的概括，而把“Bad land”译为“歹土”，也应该说是颇为贴切的。

虽则是“歹土”，但对当时上海的某一部分人来说，却是片“王道乐土”，这部分人在上海人中间固然占的是少数，但也并非是极少数，当然更不是极个别的。

一、打花会

“哎，一起去看打花会好不好？钱家巷里最近开出了个花会筒，听说也是挺热闹的。”那天下午，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李国华这样对我说。那时，节令已进入了冬天，离学校放寒假已不多几天了。

① 1938年8月30日，《大美晚报》副刊主笔朱惺公被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特务枪杀在天妃宫桥前；1940年7月19日，《大美晚报》总主笔张似旭被“七十六号”特务枪杀在南京路起士林咖啡馆楼上；几天后，该报经理李骏英又被“七十六号”人员枪杀在四川路上。

② 从20世纪初开始，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便非法越过原来的租界范围强行筑路。待马路筑成后，便在这一带周围征收捐税，行使政权和警权，把那些“越界筑路”地区变成成为“准租界”。

我不解地问道：“什么是‘打花会’啊？”

“怎么，你连打花会都不懂！”他惊讶地说，但随即又现出谅解的神情，“哦，对了，你原来住在租界上，那里是没有这东西的。那你更应该去看看，开开眼界了。”

听到他这么说，当然更勾起了我的好奇，便加快了脚步，一边走一边还问道：“那里出的是什么会啊？好看不好看啊？”——几年前，我曾经跟随祖母和母亲回过一趟家乡——常熟县福山镇，正好赶上农历三月初三，当地百姓在“出会”给五通神做生日，不少人穿上各种戏装，捧着旗幡伞牌在街上列队而过，一路上敲着大锣，吹着唢呐，煞是热闹。那支长达两三里的队伍里还夹杂着不少赤着膊的人，一根挺粗的钢针穿透赤裸的膀子，钢针上吊着只挺大的铁香炉或是一面大锣，尽管那块刺穿的肌肉吊得像是随时可能撕裂似的，但他们还是神色自若地朝前走着。据说，这些人都是由于各种原因在五通神座前许下过愿心，到“出会”这天前来还愿的。有位站在我旁边的老人告诉我说：这些人都有神道保佑，所以不会感觉痛楚。这些情况看得我既心惊肉跳，又觉得十分神奇。此刻，我听到李国华说“花会”，便以为也是像那样性质的“出会”了。

“你在说什么哟！”他摇头说，“那不是什么出会，打花会就是赌钱。”

“赌钱！”听了这回答，我不禁有点失望，在马路边设摊赌钱我是看到过的，牌九、押宝、抽签、掷骰子，都见过，无非是一撮人围拢着呼么喝六地哄闹，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赌钱还有什么好看？

“现在跟你讲不清楚。”他回答道，“到那里你自己看看吧……反正总有点特别的地方，要不然我也不会巴巴地领你去看了。”——他在后面又添上了这么句话。

尽管他是这样说了，但一路上他还是把什么是“花会筒”以及打花会的赌博方法给我约略地介绍了一遍。这样，当我俩走到钱家巷里那个花会筒前面时，我才不至于对此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了。

钱家巷里那个花会筒，设在那座钱氏宗祠北面的不远处。那里原是间陈旧而低矮的瓦房，板门上钉着块木牌，牌上刻着“叶道士寓”四个拙劣的隶书大字。经常能看到一个头顶上盘着发髻、颌下留着三绺长须的中年道士，坐在门口晒太阳，从敞着的门里望进去，能看到挂在墙上的八卦道袍和宝剑、铃铛等法器。约莫半个月前，我和国华到西边那条小

浜里去摸鱼，经过那里时，看到的还是那副情形。但此刻，那里的墙壁却已粉刷一新，门窗也漆成了赭红色，门檐上挂着黄、绿、橙、蓝四面三角形绸旗，缀着狼牙形镶边，中间还绣着麒麟图形，这形状就像京戏里武生和净角背后所插的那种靠旗。门侧的墙上贴着张黄裱纸榜文，上面写着几行杯口大的毛笔字：

本坛虔奉 关圣帝君暨诸路神灵，倘有欺心昧良，设局蒙骗，愿遭天诛地灭，五雷轰顶。

下面的具名是“沪西第卅二分筒”。

门前的这些布置已经显得很奇特了，但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倚在墙上的一块木板，大约有一块半门板大小。上面贴满着石印图画，横竖各六幅，共计三十六幅。画面比一般的连环图画册略大一些；每一幅上画着个穿古装的人物，其中有老人，也有中年、少年模样的，有文人秀士打扮的，也有顶盔贯甲的，还有一些是僧尼道士装束的。每幅画面上除掉人物以外，还各画一样动物，或龙蛇虎豹，或牛马猪羊，直至鱼鳖虫豸，什么都有。这大概是表示画中那个人物便是这些动物的精灵。画面旁边还贴着张红纸签条，上面写着号码和姓名，一号林太林，二号陈逢春，三号龙江祠，四号林银玉，五号林大官，六号宋正顺，七号李汉云、八号陈日山……这样依次排列，直到最后一名三十六号王坤山……幸得我



事前已得到过李国华的指点，知道这些图画上的那三十六个人物是代表着花会上押注的三十六门，才不至于被这些奇形怪状的图画弄得莫名其妙了。

看着这副架势，我知道这里便是那个新开的花会筒了。此刻，在门前聚集着十多个来下注的人，全是女的，虽然在年龄上各不相同，从十六、七岁的少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妪都有，但从穿着上都能看出这些都属于下层社会里的妇女：帮佣的娘姨大姐、菜场上的小贩以及附近那些小户人家的主妇……其中不少人手里都有只黄裱纸小纸包，像对待什么宝贝样地紧攥在手里。在那片营营的谈话声中，我听到其中夹杂着一些姓名：“……李月宝……方茂林……张九官……马上报……”等等。这些都是那些花会榜上的名字，可见她们正在交流的是各自打花会的经验。

我俩站在对面看着，那里门前的人已越聚越多，约略数去，已有三十开外了，还是清一色地全是女人。这时，从屋里走出了个人来，那是个三十来岁、中等身材的汉子，头上歪戴着顶宽檐呢帽，身上那件黑呢夹袄的前襟全部敞开着，露出了里面雪白的竹布短衫。平心而论，这个人的相貌该算得是漂亮的，两道剑眉罩着双大眼睛，下面是一只挺直的鼻子和一张端正的嘴巴。可惜的是，那两颗不停地转动着的眼珠和老是挂着个冷笑的嘴，给人以一种狡狴而又贪婪的印象，这样便使他的相貌减色了不少。他又开了腿，把两条臂膊交抱在胸前，嘴角边叼着支香烟，微扬着下巴睥睨着面前那群妇女。李国华看到他，有些意外地说道：“噢，原来是他在管这个花会筒！”

“怎么，你认识这个人？”我问道。

“我不认识，可他和我们家的阿福是同乡，前两年常送水果到我们家来的，可以后听说拜了老头子，当了白相人，就不再来。”李国华回答过后，接着便把他所了解的关于那个人的情况讲给我听了。那个人名叫张炳根，就住在这钱家巷里，原是个卖水果的，在东面的地丰路口上摆了个水果摊。另外，还给一些“公馆人家”包送四季鲜果，外号就叫“水果炳根”。他日子过得也还不错，可尽管这样，他却并不满足，总是羡慕那些当“白相人”的，既不用起早摸黑，饮风餐露地辛苦干活，又可以神气活现地到处摆威风。于是便备下了份贽见，托人介绍，拜了在钱家巷里开茶馆的青帮悟字辈^①白相人姚跷脚做老头子。但入帮以后，他还照

旧做着水果生意。直到两年前，在一次抢夺地盘的械斗中表现得特别勇敢，抡着把西瓜刀一连砍伤了两个对手，这才受到了老头子的赏识，把他介绍到曹家渡的一个赌台上去当了名抱台脚，这才算是正式吃“油炒饭”了。现在又到这个新开的花会筒上来当管事人，这大概算是又一次得到提拔和重用了。

我听过国华的介绍之后，指着聚集在门前的那些女人问道：“那么她们在等些什么哟？”

“等开花会嘛，一天开两筒，下午开的那筒都是这时候报过来的。”

我正想问他这“报过来”是什么意思，忽然听到对面那人丛中有人叫了声：“来了！来了！”人群便骚动起来，有人指着北面的方向叫唤，有人踮足引颈盼望，也有人扭着身子往前面挤。那个水果炳根甩掉香烟，放下臂膊，把挡在他前面的人推开了些，站到了人丛的前面。

我也朝着北面望去，只见一辆脚踏车正飞快地朝这边踏来，骑车者是个年轻汉子，穿身黑布袄裤，戴一顶无檐毡帽，斜背着一只杏黄色布袋。临近花会筒门前时，他脚下稍稍放慢了些动作，从布袋里抽出个纸卷，像在接力赛跑中交接力棒那样递到了候在路边的水果炳根手里，同时喊了声：“开三十一号赵天申！”喊罢，又使劲踩动脚蹬，车轮便飞转着朝前滚去……

水果炳根举起手里的纸卷喊道：“大家都听见啦，今天第二筒开的是三十一号赵天申，打中的就来领彩金哇！一赔三十六，发财罗——！”

这喊声在那堆攒动着的人头中造成了各种的反应：有的懊丧地把手里那只黄裱纸包几把撕碎丢到地上；有的把纸包拆开看了下，叹上口气便丢掉了；也有的露出个坦然的微笑，把那个纸包捏皱了藏进衣袋里……但却没看到，有人欢呼雀跃着过去领取那笔“一赔三十六”的彩金。

看到这里，我已明白这“打花会”的赌法和那些妇女手中那只纸包的用途了。但还有一些不甚明白的事情，于是低声向国华问道：“那个脚踏车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急，连停都不停一下呢？”

“那是他们的花会总筒里派出来的，到这里报了信，还要到别处去。忆定盘路上还有着好几个花会筒呢，都已经开了好几年了。”

① 青帮从建立以来，按二十四字排行辈份，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觉悟。

“那个花会总筒在哪里呢？”

国华耸了耸肩膀说：“那就弄不清了，有人说在曹家渡，也有人说还要远一些，在三官塘桥那里。”

我俩说话之间，那个水果柄根已经把那个纸卷展开贴到门前那块木板上了，上面用毛笔歪斜地写着“三十一赵天申”这几个字。这时，那汉子又扬着臂膊叫喊起来：“要发财不在一朝一日，今朝不中明朝中，命里的财气是天雷也轰不脱的，一赔三十六，打十块中了就是三百六，一包香烟铜钿到明朝就是三斗米钿，打一百块就是三千六，做生意，放拆息的本钿都着杠了。要发财不要错过机会，要打快打，今朝不打，到明朝开出来懊恼来不及啊！”

他的这些鼓动词虽然简单而又俚俗，但针对面前的这些听众，却是能收到一定心理上的效果的。我看到那些妇女中，有一些人怔站了一会，带着遗憾的脸色转身缓缓地走开了，但也有不少人纷纷朝门里拥去。我和国华也挤到门前去观看，只见她们围在屋子中央的长桌边，掏出钞票递给坐在桌后的一个汉子，同时报出自己要打的哪一门。那汉子在一张黄裱纸上写几个字，再盖上个木戳，递给交钱的人。她们便一边折叠着手里的纸头，一边朝门外走去。我看到有不少人脸上都流露出喜孜孜的神情，仿佛明天那笔一赔三十六的彩金已经到手了一半似的……

我正在看着，忽然国华推了推我的手肘，指着前面轻声说道，“喂，那不是四号里的那个娘姨吗！”

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见此刻挤在长桌前面交钱的那个年轻女人正是章家的那个女佣人阿梅。章礼伟到我家登门拜访的第二天，他的妻子果然上门来拜见我的祖母了，还由她的那个贴身女仆拎上了一篮桔子和两听华福麦乳精作为礼品。这样使祖母感到十分过意不去，尽管她家就在对门，相距咫尺，却还是坚邀着留她在我家便饭，还怕拿一些家常菜待客显得失礼，而像叫化鸡、煎虾饼等那些家乡的名菜一时间又措办不起来，因此只能打电话到静安寺荣康酒家去叫来了几只热炒。就为这件事情，宝生还生气地嘀咕了好几天，认为这是东家瞧不起他的手艺。从这以后，章太太便三天两头地上我家来了，有时候先到祖母房里坐上一会，然后便到母亲卧室里去，对坐着一面结绒线一面闲聊；有时则由母亲再邀上一位亲戚家的女眷，和祖母一起凑上一桌麻将。她到

我家来的时候，她那个贴身女仆阿梅多半是跟着一起来的。她有时在麻将桌边帮着一起伺候：冲茶、削水果、递毛巾……也站到女主人身后给她当“参谋”，但大多数时候她却是坐在厨房同我家的仆人们闲聊。这样，她不仅已和他们相处得十分熟识，就是和我也挺相熟了。所以，我此刻看到她也在打花会，便叫道：“阿梅！”

阿梅已经交掉了钱，领到了那张盖上木戳的黄裱纸。忽地听到有人唤她，神色有些慌张地转过头来，看到是我，走过来笑着招呼道：“我当是谁在叫我，原来是两位少爷。你们到这里做什么呀？”

按照祖母定下的规矩，我家的仆人对我和姐姐都是呼唤小名而不准称呼“少爷”、“小姐”的，因此她的这声“少爷”叫得使我有点感到别扭，尤其是这称呼引得不少人都旋转头来瞅着我和国华。我朝门外走着回答道：“不做什么，来看看。”

阿梅跟在我们身后两三步处朝家里的方向走去，走出了十来步，她忽然又唤道，“孙家少爷。”

“什么事啊？”我旋转头问道，但脚下却没有停住。

她紧走几步，走到了我身旁，嗫嚅着说道，“我……我打花会的……事情，你……你不要告诉我家少奶，我……我是瞒着她的。”

“为啥呢？”我有些奇怪地问道，“你打花会不是花自己的钱吗！做什么要瞒她呢？”

她欲言又止地嗫嚅了一会，才说道，“少奶说，这里不算正正经经的赌台，是骗钱的，所以她不许我来打的。”

赌台还分着正正经经的和不是正正经经的，这样的说法我倒还是头一回听到。我问道：“既然如此，那你为啥还要来呢？”

“她这也只是听别人说的，可我亲眼看到好几个人都打中过。大前天，两号里段家的阿琴阿姨打吴占奎就中了，四十块钱赔了一千四百多，扣掉了红钱，也到手了一千两百多，这也是我亲眼看到的。怎么是骗人呢！当然，这些话我也不敢对少奶说。谢谢你，孙家少爷，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们少爷、少奶。”

我一边朝前走着一边说道，“放心好啦，你打花会跟我不相干。我去多嘴做什么！”

“那就多谢你了，孙家少爷。”她脸上现出感激之情，放慢脚步，又退到了我和国华的身后……

后来……在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有时我会想到：也许我当时是应该多下嘴，把看到阿梅在打花会的事情去告诉她的女主人，这样，那些事情也许就不致于发生了。但再过了两三年，当我更为懂事了一些时，我又明白即使当时真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她的女主人，恐怕还是无济于事，也未必就能改变阿梅以后那命运的……

二、“好莱坞”

早在我家迁来沪西之前，“好莱坞”这名称对我已不是陌生的了。母亲告诉过我：那是美国的一个地名，那里有着美国八家最大的电影公司，还住着许多电影明星。我看过的那些玛克斯三兄弟、劳莱、哈台和秀兰·邓波儿主演的电影都是在那里拍出来的，还有那些西部片和外国战争片也都是在那里拍的。我曾经跟随父亲和母亲到海格路上的丁香花园去看过拍电影，是明星公司的老板张善琨邀请去的。拍摄的电影是《荒江女侠》。所以在我的想象中，那个座落在大洋彼岸的好莱坞大概也像丁香花园里那样，在一片草地和亭榭假山之间搭着不少布景和放着各种机器，还像蛛网般拉着许多电线。只是那里的面积可能比丁香花园要大得多，否则是容纳不下那八家电影公司的。

搬来沪西不久，我便听说在愚园路上也有个叫“好莱坞”的地方，那是在愚园路西段汪精卫“沪邸”的西面，从我家去兆丰公园是要从那里门前经过的。那里是一排挺长的水泥围墙，大门很宽阔，能宽绰地让两部汽车同时通过。门廊是漆成翠绿色的，上面竖着“好莱坞”三个美术体大字和Hollywood这个英文字，每个字都有五、六尺高。站在门前向里望去，能看到一片用木栅圈起的空地上有人在缓缓地骑着马，另外还有两部漆得花花绿绿的马车也在缓辔徐行。其他地方则是在视角以外而无法看到了。但就只这些，对我已经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了。国华告诉我，他曾经跟他的继父和母亲到里面去玩过一趟。那里面除了骑马和坐马车，还有开电汽车、划船、打汽枪、乘旋转木马等许多玩意儿，而且听说到晚上，还有跳舞，看表演，变魔术和其他各种内容，但他的Daddy和Mami并没有带他去看。

这样，这个座落在愚园路上的“好莱坞”便在我心目中越发增添了层神秘的色彩。因此，在那天听到家里的人谈论着要去那里游玩的时

候，便死乞白赖地缠住祖母要他们把我一起带去了。

那是1940年农历的年初五——按照传统习俗该是接财神的日子。

父亲素来是不信接财神那套玩意儿的，即使在经营轮船公司的时候，家里也从不举行什么接财神的仪式。但由于这是传统年节的最后一天，所以也总要添上几个菜，邀上几个亲友，在家里小小地热闹一下。那天来吃饭的除掉几个经常来往的亲戚家的女眷以外，还有三表叔和章礼伟夫妇。年初三那天，章太太曾经请祖母到她家去吃晚饭，因此那天邀请他们便算是还礼了。

吃过晚饭照例便要赌钱，由于人数较多，一桌麻将坐不下，便摆开桌子，由三表叔坐庄推起牌九来。由于参加的大多是些女眷，押的注都不大，因此桌边并没有出现热烈的气氛。时间稍长了些，就连庄家也显得无精打采的。这样，气氛便越来越冷淡，似乎已难于继续赌下去了。章礼伟虽然站在妻子身后看着，却像是不屑参加似的从没下过注，这时便开口说道：“推牌九总要人再多一点才闹猛，我看还是到好莱坞去玩玩吧，老太太还没有去过那里，去看一趟倒也是值得的。”

头一个响应这建议的是三表叔，他推开面前的骨牌，站起来说：“对，对，到好莱坞去。到那里去玩要有劲得多了。”

祖母犹豫地说道：“听说那里的台面很大，像我们这种出手到那里去不会被人笑话吗？”

“哪有这种事情。”章礼伟笑着说道，“我和那里面的人都很熟的。他们那里是以招待周到出名的。再说，七号里的沈祥林不就在那里当经理吗？虽说府上平时跟他没什么来往，可说起来总是邻居，里面那些人知道了敢怠慢吗？”

在这样的怂恿之下，祖母也心动了，便和母亲分头回房间换衣服准备去好莱坞。这时，一直在桌旁“观战”的我便缠住了要跟着去，祖母被我缠绕不过，又考虑我还在寒假里，第二天不用起早上学，终于答应带我去看看。

临出发时，发生了件扫兴事情，父亲那部旧马立斯出了故障，引擎怎么也发动不起来。章礼伟提议打电话去叫部出租汽车来，先拨了40000号电话，但祥生公司回答：要过半个钟头才能有车；再打了银色和云飞那两家的电话，也都回答一时派不出车。经过这番折腾，母亲去那里的兴趣便消退掉了，便和章太太以及两位原就不甚想去的女亲戚

留下凑起了桌麻将。父亲因为不用开车，也就表示留在家里了。

这样，我和祖母以及三位女亲戚便跟着章礼伟挤进了他那部别克车，出了弄堂朝西开去。三表叔则雇上部黄包车，迎着凛冽的西北风在后面赶来。

当汽车开到好莱坞门前时，我发现那里的景象和白天里见过的迥然不同，一座由灯火组成的牌楼再加上面那些霓虹灯广告，把那些鱼贯而入的各种颜色的汽车反射得五光十色。汽车驶过两边拉满着彩色灯泡的车道，停到一座很大的平房前面。一个穿红蓝两色制服的侍者趋步上前拉开车门让我们下车，另一个穿黑制服，衣领和袖口都镶着金辫的人，从手中一叠崭新的钞票中抽出两张，隔着车窗里递给章家的那个汽车夫阿根。一瞥之间，我看到那叠钞票都是十元面额的法币，按当时的市价，两张够买十包十支装大英牌香烟的。

章礼伟推开那扇厚重的玻璃门，领着我们进屋里。里面是个宽敞的门厅，由于开着暖气，使人感到温暖如春。靠墙处摆着不少盆栽热带植物，芭蕉、龟背、铁树等等。几个穿紫红色丝绒旗袍，浓妆艳抹的女郎迎上来殷勤地为大家脱大衣。这时候便能看出章礼伟刚才说的，和这里的人很熟并非是吹牛了。那些女郎都一迭声地唤着“章经理”，他也同她们挺随便地戏谑着。这时，有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过来，朝章礼伟鞠了个躬，陪着笑问道：“章经理今天还是先去看表演，还是先到场里去玩玩？”

“今天表演些什么哟？”章礼伟问道。

那个招待员——我已经猜出了他的这个身份——看了看手表回答道：“马上就要表演‘活锯美女’了，接着是姚莉小姐唱歌，再下面就是……”说到这里，他略顿了下，犹豫地朝章礼伟身旁的那些女眷望了一眼，但还是把话说了出来，“就是跳草裙舞了。”

章礼伟看了看祖母，又朝我看了一眼，笑着说道：“今天有小客人，表演就不看了，还是先到场里去玩玩吧。”他看到那招待员转过身子打算引路，便又唤住了他说，“慢着，阿梁，我先给你引见一下，这位是华东商业银行孙总稽核的老太太。他们的公馆也在六百六十八弄里，和你们沈经理是邻居。这两位是他们家的高亲，这位是他们家的小少爷。”

那个叫阿梁的招待员恭谨地欠着腰说道：“欢迎老太太和各位太太、少爷光临。沈经理今天还没有来过，等来了我马上向他报告。”

祖母摇着头说：“不用烦劳了，我们看上一会就要走的。沈经理是忙人，不必惊动他了。”

“那我就给老太太和各位领路吧。”那招待员说罢，便引着我们这一行人朝右边一条宽阔的走廊里走去。当走完这条走廊，来到两扇宽阔的玻璃门前时，里面两个穿红色制服的“仆孩”已经把门拉开，让我们鱼贯地走进里面那间大厅。

走进那间大厅，我便明白所有那些人所说的那个“玩玩”的含义了。这间面积足有三百平方米以上的大厅是一个大赌场。装饰得富丽堂皇，地上铺着厚软的猩红色地毯，四周嵌着淡棕色柚木护壁板，天花板上垂下几十盏枝形吊灯。那数百只灯泡发出的亮光把这间厅堂照耀得如同白昼。几乎在每盏吊灯下面都摆着张台子，旁边围着赌客。那些台子有大有小，周围的赌客也有坐有立。一些穿紫红丝绒旗袍的女招待和那些托着各种饮料盘子的“仆孩”，在厅里穿梭般来回地走着。那个叫阿梁的招待员回头用请示的目光看着祖母问道：“老太太喜欢先玩哪一样？”

祖母还未开口，章礼伟已抢先回答道：“先到轮盘上去看看吧。”

“好，请跟我来。”阿梁说着把我们引到大厅正中那张最大的赌台边。他先朝那些坐在赌台边的赌客环顾了一周，然后走过去，在两个并排坐着的衣衫平常的中年男人肩上轻轻地拍了下，咧了咧嘴，示意他们把座位让出来。那两个赌客回头看了看，都顺从地收拾起面前的筹码站了起来。阿梁便做着手势请祖母和章礼伟在那两个空座里坐下，又欠身说了些“请随意玩”、“有事情请吩咐”等客套话，便走开了。

章礼伟摸出一叠钞票交给站在身后侍候的招待女郎去换筹码。祖母和两位女亲戚也都换了些筹码。这时，有个女招待推过一张轮桌放在章礼伟身旁，桌上放着各种糖食、干果和两听茄立克香烟，另一个女招待又端来咖啡、桔汁、鸡尾酒等饮料供我们挑选。我朝周围看了下，在这张硕大无朋的赌台四周，除掉站着押注的人不算，占着个座位的赌客少说也有三、四十个，虽然咖啡、桔汁之类饮料是每个人都能随意享用的，但受到这等待遇的却只有两三起赌客。由此可见，我们这行人是被当作上宾来招待的。这到底因为我们是这里经理的邻居呢，还是因为章礼伟在这里是受欢迎的豪客？对于这一点，我就不得而知了。

在环顾中，我还有点惊奇地发现：在这间装潢得如此富丽的大厅

里，却并不是所有人的衣饰都是很讲究的。围在台边的赌客中，固然有不少西装革履的男人和满身珠翠的女人，但也有不少人的衣衫很是平常，看来只是些小康中人，甚至还有几个衣衫陈旧、形容枯槁的男女也夹杂在那些赌客中间一起下着注。

看过周围那些赌客之后，我的目光便转到了面前这轮盘赌台上。那是张硕大无朋的桌子，比八张八仙桌并起来还要大些，正中装着一只直径两尺光景能旋转的圆盘，圆盘外围那圈红黑相间的方格里，依次标着阿拉伯字数码，从零号到三十六号。圆盘两边像下国际象棋的棋盘样地划分成许多方格，也是红黑两色相间的，其中有些方格上也标着数码，有些则标着“大”、“中”、“小”等字样，还有一些方格上则并无任何字迹。许多有字或无字的方格上，堆放着一叠叠高低不等的筹码，那些筹码的颜色各不相同，有紫色的、绿色的、黄色和橙红色的。在那张长台的一端坐着三个穿墨绿丝绒旗袍的女郎，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过之后，坐在中间的那个女郎把手边的一个机括按了下，便有一颗比弹子略大一些的银色小球沿着转盘外圈滚动起来，并且越转越快，望上去像是道银光在转动似的，接着速度又逐渐减缓，最后在跳动了几下之后，落到个方格旁边的小坑里停住了。这时，那按机括的女郎便曳长着声音把方格里那个数码报出来。旁边那两个女郎便动手用一件长耙样的东西把堆在某些方格上的筹码耙进去，又把另一些筹码推向另一些方格，这些动作都很纯熟利索，看来是训练有素的。

这时，章礼伟开始下注了，他轻轻弄响着抓在手里的一叠筹码，时而抓起几个放到这块方格上，时而又放到另一块方格上。随着中间那个女郎一阵阵的报数声：“十六点，双——中——”“廿五点，单——大——”“七点，单——小——”，他押的那些赌注有时候被耙了去，有时候则被加倍推了回来。祖母和那两位女亲戚也间歇地下着注，她们的情况也和章礼伟和其他一些赌客一样，有时候被“吃”了，有时候则是“赔”了……

我得承认，天性中会对赌博发生兴趣的人大概是并不太少的，虽然我当时还只十二虚岁，而且在父母的管教之下，还从不曾有过亲自参加赌钱的机会，但在这张轮盘赌台边看了一会之后，便对这种赌博方法有了些了解。我知道红格是单数，黑格是双数，凡押中的赌注都是一赔一；另外还有些赌客是打“大、中、小”的，轮盘上的一至十二是“小”，十三至